

DAS ENDE ALLER TAGE

Cornelius Fischer

菲舍尔 || 著 陈晓春 || 译 漓江出版社

欧美畅销书丛

斗邪教亡命天涯

欧美
畅销
书丛

斗邪教亡命天涯

菲舍尔 著

陈晓春 译

漓江出版社

WANGMING TIAN

WANGMING TIAN

WANGMING TIAN

WANGMING TIAN

WANGMING TIAN

WANGMING TIAN

WANGMING TIAN

WANGMING TIAN

WANGMING TIAN

WANGMING TIAN



桂图登字: 20—99—067号

Das Ende aller Tage

Cornelius Fischer

(c)1997 by ECON Verlag GmbH, Düsseldorf und München

本书经授权出版,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斗邪教亡命天涯 / (德) 非舍尔著; 陈晓春译, 一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00.1

(欧美畅销书丛)

ISBN 7-5407-2407-7

I. 斗… II. ①非…②陈… III. 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1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71801号

斗邪教亡命天涯

[德] 非舍尔 著

陈晓春 译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75 字数241千字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4000册

SBN 7-5407-2489-7/I·1486

定价: 1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1

9月23日，星期二，格林尼治时间18点09分

克利夫登，爱尔兰，康尼马拉

“他刚下车。”

“就他一个人？”

“是的。”

“他在做什么？”

“什么也没做，只是站在车站那儿。”

“他看上去怎么样？”

“无精打采。咱们上去抓住他？”

“不，周围的人太多了。盯住他，待时机成熟再动手。呸，这该死的——”

“怎么啦？”

“这不争气的步话机……现在他在干吗？”

“他回城里去了。”

“好极了，他自己撞到我们枪口上来了。”

马蒂斯刚下车，就发觉杀害薇拉的凶手盯他的梢。他们没花多大时间就找到了他的行踪。他匆匆望了望因为潮湿而泛着光亮的街道上离去的公共汽车。

在这儿下车，或许是个错误，他们在这儿等着他呢。或许应该再往前乘一段，到下个村庄再下车。不，他想，你就是跑到天边，他们也会找到你。路德或者西尼亚克，他们中的一个人总会想方设法逮住你。

街上挤满了人，他们跟随着一辆马车向前行进，马车上是一些载歌载舞的民间艺人。海鸥在傍晚的天空中飞上飞下，好像它们也是这人间美景的组成部分。

一阵大风刮来，吹得岩石间的青草和簇簇荒原灌木簌簌作响。那些大石块就像一枚枚天然的印章，立在市郊的小山坡上：这些标记只是过于偏僻冷清了。低垂的云块的影子从山坡飞快地掠过，在沼泽橡树之间散落着平顶小屋和爬满常青藤的石墙，在落日的余晖中散发着热气，空中弥漫着炭火的气息。

马蒂斯加入了正在向市里进发的行列。他缓缓移步，强迫自己保持镇静。他周身的皮肤像火烫着了一样热。很有可能是在逃跑的途中被阳光灼伤了。他在手术室呆的时间太久，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几乎见不着阳光。他的脚疼痛难忍，心脏剧烈地跳动不止。

每走几步，他都要向后张望一次，好像有人在后面叫他一样。他们在这儿，就在他身后，可他不知道，西尼亚克派来的是哪一个。他仔细地打量着每一个可疑的人，可是后来明白了，他现在要提防的是那些并不可疑的人：站在他右边的卖花女，和她并排走着的捕鱼人，还有马车前骑着马的巡警。

他们当中的哪一个呢？他只有找到他们，才能阻止他们去杀害他的儿子。他焦急地盼着暮色降临。他还从来没有这样到处躲避过，不知道他该怎么做。

海鲜餐馆的玻璃窗，他看到了自己的一副尊容。我的天哪！

他想，每一个孩子都能看出你不是这儿的人。他的上衣是开司米的，袖口上的镀金钮扣闪闪发光，脚上穿的是一双手工制作的用鞋带系扎的皮鞋，即使他的牛仔裤，对当地人来说也显得太干净了些。

他周围的人越挤越多，一张张饱经风霜的脸透着难以克制的喜悦和欢快。一个穿橡胶高统靴和黄色雨衣的大胡子撞了他一下，可是没有任何道歉的表示。

马蒂斯的前方爆发出一阵响亮的笑声。一个脸上长有雀斑的小女孩坐在她父亲的肩上。她回过头，向他挥舞着用爱尔兰色彩制成的小纸旗。女孩笑个不停，马蒂斯却笑不起来。一个肩挎背包的女观光客，长着一头乱糟糟的赤铜色鬈发，粗暴地把他推到一旁，挤过去给领头车上的人递上一壶冈尼斯威士忌酒。

马蒂斯跟着队伍继续沿着街道往前走。他感觉到自己后面盯梢者的目光——这是一种感觉，好像有人把一张滚烫的膏药贴上了他的皮肤。看来并不那么简单，像他所想象的那样在这儿隐姓埋名。摩肩接踵的人们并没有给予他保护，反而更使他惶恐不安。他们看似渔民、泥炭采掘工或牧羊人，看似和善的艺人或毫无恶意的流浪汉。他们歌唱，相互逗乐，可他们边唱边向你逼过来，越来越接近你。

你得离开这些人，马蒂斯想。逐渐升起的暮色像大海上的雾霭，让他难以看清人们的脸。主街上三层楼高的石砌建筑前面的街灯和往上通向市场街拐角处的街灯闪着微光。从小酒馆里传来高亢的歌声，伴随着班卓琴声、羊皮鼓的敲击声和响板。

走在开道车前的警察突然转过他骑着的黑马，向人行道斜走过来。马蒂斯慌忙躲闪，听到马鞍皮的嘹嘹声响，看到马镫在闪闪发光。说时迟，那时快，骑马者穿着靴子的左脚狠狠地撞上

了他的耳朵，他一阵踉跄。

当他抬头向汽车望去时，已为时过晚。这辆在右边挡泥板上有着一个凹痕的黑色开道车连喇叭也不按，为自己在人群里开出一条路来。涂着颜色的挡风玻璃遮住了开车人的脸，不过，马蒂斯还是知道这是谁的车。

他匆匆向左，拐上了去市场街的路，没走几步，就碰上了穿着深红色薄印花平布连衣裙的卖花女，刚才在主要街道上他就看到过站在牧师旁边的她。她尴尬地笑了笑，向他走过来，随手把遮到脸上的一束头发向后拢了拢。“要玫瑰吗？”她轻声轻气地问道，一只手伸向腹部前的一只韧皮纤维大口袋，“您或许要一支玫瑰？”

“不要，”马蒂斯回答说，“不要，谢谢。”他加快了步伐，赶快走，离开这年轻的女子，离开这骑马的警察，离开这辆开道车。他面前是两个年轻人，正抬着一条剑鱼过马路。大门通道处的两轮车上是已被宰杀的绵羊，毛皮上斑斑点点，布满了刚凝结的血迹。

马蒂斯觉得克利夫登比他呆过的所有地方都要陌生，他每走一步就增添一份沉重和疲惫，恐惧感也愈益强烈。背后有人吹起了口哨，他马上听出了是哪首曲子。他不由得一惊，马上停下来，弯下腰去，做出系右脚鞋带的样子。

就是他，这个假冒的牧师，在汉堡的联邦刑事警察局特别行动委员会里他就看到过这张脸。他两手插在上衣口袋里，径直向马蒂斯走来——这是一个牛高马大的男人，魁梧得几乎浮肿，肥胖的下巴发着幽幽的蓝光，鼻子又高又直，浓眉，灰白的额头上嵌着一对绿色小眼睛。大概是巧合，马蒂斯脑子里闪过这个想法，可他知道，这决不是巧合。他站起身来向前飞奔，当他跑到前

面的拐角处时，才掉过头来向后张望。

牧师已不见踪影。在汉堡时，他也是穿这双笨拙的黑色低帮鞋，外加一件蓝色的短风衣，以及一条深灰色长裤。马蒂斯只是想不起他戴着帽子，系着白色的牧师领子。

这个男人怎么会唱这首歌呢？这是格奥尔格的曲子，他的《屠龙者进行曲》——如果不把薇拉计算在内的话，这是把他和弟弟联成一体的一纽带啊！至于这个为了得到另一个男人而抛弃了他的女人，大概是不能把她算在里面的，更何况她是一个已死的女人呢。

马蒂斯浑身哆嗦，倚靠在小酒馆对面房屋的墙壁上。在酒馆安着的彩色玻璃窗后面，传来欢声笑语和杯盘的撞击声。他的脉搏跳得飞快，舌头上有一股胆汁般的苦味。他把手表举到眼前，七点不到，在诊所里现在该是晚上的安静时分了。他想起了监护室里的毒气受害者，思忖有多少人可能已经死去。他接着想，真是时不我待，光阴似箭啊！

这当儿他看到了第二个人，这个人叫哈根，身子靠在几米远的信筒上。他皱巴巴的灰色西装外套一件粗呢大衣，头戴一顶红绿相间的方格帽，围一条红色的带穗的围巾，脸像假冒的牧师的脸一样苍白灰暗。他无所事事，根本不去理会熙来攘往的路人。他只是站在那儿，盯着马蒂斯看。他不时挠左边的耳朵，好像是在控制一个接收器，同时在对着手腕上的一个微型话筒说话，嘴巴却又不动。

他知道，你已发现了他，马蒂斯想，什么都瞒不过他，对他来说这无所谓，因为他们已把你引入了陷阱。但也可能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或许你仍然能战胜他们。你已经摆脱过他们一次，就像摆脱其他人一样。他们杀害了你的老婆，绑架了你的儿子，

如果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有这种可能，他们就会随时随地干掉你。只是他们还要利用你，让你去为他们杀人……

他霍地一下离开墙壁，飞快地穿过狭窄的街道，走向对面的小酒馆。只要周围有许多人，他们是不能对他怎么样的。他必须找到一个跟他呆在一起的人，至少在一段时间内。

酒馆不大，深颜色的木制护壁镶板，煤气灯微弱的灯光和弥漫在室内的烟雾使他变得更矮小了。在角落中的石制壁炉里，泥炭火苗在上下跳跃。酒柜边喝酒的人站成两行，玻璃窗旁的长凳上和木制圆桌周围也围坐着许多人，大声说着话。蜷伏在锯屑地上的狗也和它们的主人一样，根本没注意走进来的马蒂斯。

他慢慢挤到酒柜前，柜台的上方挂着一面镜子，从镜子中他可以看到身后的门。酒柜的旁边是个平台，一个女子和两个衣服花哨的男人在拉小提琴、马头琴和六角手风琴。他们兴致勃勃，可他们演奏的曲子总是被带有喉音的叫喊声打断。

马蒂斯要了一杯黑啤酒和一杯威士忌。在店老板从黄铜龙头中放啤酒的当口儿，马蒂斯仔细地打量起酒馆里的人们来。这儿有喝得满脸通红、双眼微眯的老头和小伙，有刚长出胡须、牙齿参差不齐的小男孩，还有不加修饰的女人，她们的头发被含盐的海风吹得黯淡无光。

店老板从一个黑桶往杯里倒威士忌。马蒂斯在一口喝光之前只是抿了一小口，然后抓起冈尼斯酒杯向炭火边的一张桌子走去。

他从酒柜那儿注意到邻桌上的一个女子。她比陪伴她的三个男人要年长些，她的笑声总是盖过人家。她下身穿一条牛仔褲，上身是锦葵色衬衣，外面套一件苔褐色灯心绒两用衫。她有一双瓦蓝瓦蓝的眼睛，他猜测，因为她背对着他。她的眼睛肯定

是瓦蓝的，有着猫眼一样的瞳孔，一只疲倦的猫。她有一头栗色的头发，偶尔只是用手捋两下，从没有把它们从额头边分开。

突然，她转过身来，好像感觉到有人在观察她似的。两只眼睛确实是瓦蓝瓦蓝的，只是上下两边红红的，给她增添了一份野性。她几乎没有眉毛，鼻子却既高又直。她的目光是坦诚的，可又显得易受伤害，尽管她流露出来的是喜悦和欢快。

她目不转睛地盯着马蒂斯看，那副模样就好像他根本不在场似的。他得出结论，她有一张属于那种取决于角度和光线的脸。他别无选择，也只得盯着她看，因为在这个时刻，她体现了他已置身于后的一切——无辜和幸运，无忧无虑，或许还有生活本身。渴求、痛苦、欲望和失落，所有这一切交织成一种巨大的孤独感。

他冷不防把啤酒倒向她的膝间。

“我的老头儿，您怎么不当心一些！”女人弯下腰去擦裤子上的泡沫。

“真对不起。”马蒂斯慌忙道，又走下一步对她说，“请原谅，我不是故意的。”

女人把头稍稍侧向一边，好像在聆听来自远方的声音，然后仔细地打量他。“没关系。”她说，“你不是本地人，对吗？你不是我们这儿的人。”

“我可以请你喝一杯吗？作为对你的赔偿？你喝什么？”那女人用思索的目光打量他：“威士忌。”

他再次挤向酒柜去买酒，看样子仍然没有人注意他，没有一个客人离开过酒馆，新推门进来的也都是和善的面孔。或许你撞上了好运，马蒂斯想，说不定她会挽救你的生命。

当他手持一杯詹姆森酒回到壁炉旁时，三个年轻人跑到另

一张桌子的那伙人中间去了。女人没有表示感谢。她无声地喝了一口，然后眯起双眼。“我叫茜纳娅。”她说。

“达维特·马蒂斯。”他自我介绍说。

“你不再喝啦，达维特·马蒂斯？”

“不喝了，我喝得已经够多了。”

她又急切地注视着他。“德国，”她说，“对吗？”

“是的。”他回答，随后又以一种绝望的勇气补充说，“告诉我，咱们是不是可以到其他地方去走走？随便去什么地方，只要是安静一些的地方。咱们可以——”

“别这么急，达维特·马蒂斯。”她打断他的话，“别这么急，这不会带来幸福。看起来你可是想得到幸福，是不是？”

马蒂斯默不作声，因为他在她的身后看到门被打开了，卖花女走进了酒馆。他感到自己的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虽然只是一刹那，但是已足够看到外面街上慢慢从小酒馆旁驶过的黑色汽车。

“要得到一点点幸运，什么时候都不会晚，是吗？”这位女子问道。

“你多大年纪了，达维特·马蒂斯？”她接着问。

“三十八岁。”他机械地回答。

“三十八岁，”她重复他的回答，“我喜欢这个年龄的男人。我喜欢高大颀长的男人，留一头栗色头发，长一双栗色眼睛，特别是当他们很疲乏和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时候。这让我头晕目眩。疲乏的男人显得很漂亮。你知道你漂亮吗，马蒂斯？”

她比看上去还醉得厉害，他想，这是你的运气，你的机会来了，你必须想办法让她和你一起离开这家酒馆，有她和你在一起，你就不会出什么事了。他又一次感到心脏停止了跳动，并且

引起了一阵小小的疼痛。他伸手去抓她的手，心中想：吻她，现在你必须去吻她的手。可是他没这样做，相反却激动地说：“茜纳娅，让我们走吧——”

“你怎么啦？”女人问，她的声音都变了调，“你不舒服？”

“不，”他迅速回答，“我没什么。”

“可你看上去并不是这样。”她用改变了的新声调说道，“你病了，是吗？”

他以眼角的余光偷窥卖花女——她穿着深红色薄印花平布连衣裙，脚穿黑色体操鞋，一头金色的长发，搭在左肩的吊带上是一个硕大的韧皮纤维口袋。她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兜售已枯萎的玫瑰。她的脸被弥漫的烟雾映得灰白。

“看你的脸色，你应该去一趟医生那儿。”茜纳娅坚持道。

“我自己就是医生。”马蒂斯不经意地说。他想，你如果知道，一个疯子要杀害数以千计的人，而他们是否痛苦地死去完全掌握在你的手中，你该是什么样子呢？即使你只是救出这些陌生人其中的一个，你就是把你的儿子判了死刑。

女子已喝光了她的威士忌。“什么医生？”她想知道。

“一个坏医生，”他有气无力地回答，“不然你早就跟我出去了。我大概应该成为歌唱家，而不是一名外科医生。我给你献上一支歌，你就会陶醉其中。用解剖刀换取帕瓦罗蒂的男高音，怎么样？”

“两者都能切开心脏。”女子回答，把杯子放回桌上，“我上趟厕所，很快就来。你有去盥洗室的零钱吗？”

卖花女走过来了。她像先前在街上那样，把遮到脸上的发绂往后拢了拢，但接下来动了一下头。马蒂斯看到了她外衣上发出光亮的纽扣。

前面平台上三人演奏的曲子突然使他感到难以忍受，声音太高，太刺耳。“等一下，”他喊道，“你过一会儿再去行吗？”

茜纳娅摇摇头：“要不了多长时间，然后咱们就可以离开，我只要一镑就够了。”

“请不要现在去！”他感到自己的下巴在抖动，向她伸出手去说：“你要多少，我就给你多少，只要你呆在我身边。”

“我的老头，那样倒反而不行。”女子发火了，把他晾在了那儿。他在他后面看着她怎样分开众人向厕所间大步走去。他知道，他再也见不着她了。他也不再抱有希望，因为卖花女此时已来到他跟前，睁着淡蓝色的眼睛冷森森地审视他。她的右手深深地伸进放玫瑰的口袋，去抓躺在韧皮纤维袋底部的什么东西，一支手枪或是一支麻醉针。可他想自己是不是搞错了，谁能赢得了她呢？没有人。就在卖花女从口袋中抽出一支九厘米卢格手枪的时候，通向马路的门一下子被撞开了。假冒的牧师出现在门口。他微笑着，是的，他的唇边挂着一丝微笑。

2

9月18日，星期四，中欧时间18点11分

大学附属埃彭多夫医院，德国，汉堡

从睡着到醒来的瞬间，马蒂斯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在那短短的一刻他是那么幸福，可是他回忆不起来了，不知是什么原因。

他睁开眼睛。秋日傍晚的紫色光线布满了房间。不要起床，

他想，仍然躺着，把梦做下去。可是他没继续躺着，而是从办公室的沙发上站起来，在借来的晚礼服外面套上一件白色大褂。一刻钟以前他就是穿着这件晚礼服躺在沙发上的。晚礼服的领结挂在门的拉手上，他把它塞进大褂口袋，打开门来到走道上。

两名护士从他身边匆匆走过，没注意到他。很晚才轮到他，可是在离开医院前，他还想去看一下托比亚斯。开刀的前一夜对任何病人来说都是难熬的，尤其是一个九岁的孩子，不管他是多么勇敢。

马蒂斯没敲门就打开了通往119室的门，走了进去。“喂，托比亚斯。”他问候道。

男孩背对着门，正入迷地玩着游戏机，被小屏幕上发出啾啾声的图形深深吸引住了。他一只手掀录像游戏的按钮并拉动操纵把手，另一只手按着右眼，睡衣下的肩胛骨是那么脆弱，金黄色头发在台灯的光亮中闪着微光。他没注意到马蒂斯进来，也没有回答他的问候。

靠着男孩坐在床边的是他的姐姐莎拉。她比他大一岁，红色的棒球圆帽露出的同样是金黄色的头发。她显得心事重重，由于忧伤脸都小了一圈。她穿着一件圆领长袖运动衫和带护膝的长及膝盖的裤子，脚上穿一双滚轴旱冰鞋。

孩子们的母亲倚在窗边——一位教师，疲惫不堪，愁眉苦脸，动不动就发火，眼镜片后面的眼睛因缺乏睡眠而发炎了，手臂防御性地交叉放在胸前，头发挽成一束马尾，没有任何装饰和打扮。

男孩无视她的存在，就像无视她姐姐在场一样。对他来说，她们是早就被他抛在身后的那个世界上的一部分。

马蒂斯与她握了一下手说：“您能和莎拉在外面等一会儿

吗？”

那女人无言地点了点头，牵起女儿的手，领着她向门口走去；女孩的旱冰鞋在用地毯铺的地上发出吱吱的声音。

“你好，托比亚斯。”马蒂斯稍稍提高了嗓门。

男孩吓了一跳，随后抬起头来。他仍旧蒙住自己的右眼，但另一只眼睛却扑闪地瞪大着。“喔，您好，我一点也没听到您走进来。我的耳朵——我根本听不见。”

“我知道，”马蒂斯说，“所以你到这儿来了。”

“我到这儿来，是因为脑袋里长了个肿瘤。”托比亚斯回答，“是这样的，对吗？”

马蒂斯坐到他身旁的床边，朝游戏机看了一眼，问：“你在玩什么游戏？”

男孩把手从脸上拿开，以便转过游戏机，让他的客人看上一眼，可马蒂斯观察的却是那只几乎要陷进头颅内的眼睛。

“难道他也生了肿瘤？”托比亚斯问道。他用手指着众多数码图形中的一个。他在屏幕上慌乱地左冲右突，发出啾啾的声音，发泄着心中的恼怒。

“你可知道什么是肿瘤？”

“就是人还活着，而它能够从里面慢慢地把人吞噬掉。”

马蒂斯问：“你疼吗？是不是头痛？”

“不痛。”

“如果痛，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告诉我。或者你害怕的话。你怕吗？”

男孩迟疑了一下，紧紧咬住下嘴唇：“不怕。您呢？”

“我有时害怕。”

男孩用审视的目光看着他，然后飞快地把手从右眼移开，好

像是要在重新按住它之前吓唬一下马蒂斯。

马蒂斯克制着自己要用手去抚摸男孩脑袋的冲动。“你知道吗，肿瘤并不会把你吃掉，可是它压迫你的大脑，所以你听不出来。如果你按住那只眼睛，看什么东西都是重叠起来的，动了手术就不会是这样了。”

“那太好了。”

“你真的不害怕？”

“真的不怕。”托比亚斯又把手从斜视的眼睛前移开，以便伸出两根指头来发誓。

马蒂斯说：“我们得把你的头发剃掉，不要紧吧？”

“不要紧。”

“没有女朋友？她可会生气哟！”

男孩摇摇头，然后诡谲地一笑：“您可以留一撮易洛魁公鸡头，那会很锋利的，行吗？”

马蒂斯跟着笑了：“看情况吧。”

托比亚斯重又变成一本正经的样子。“我不知道该不该有个女朋友，也不知道我病好了以后要不要找个女朋友，但是我知道我将来会干什么。”

“你以后干什么呢？”

“当一个发明家，发明录像游戏。”男孩沉默了一会儿，睁开他那只健康的眼睛，“您为什么穿得这样漂亮？您还出去？”

“我得出去，人家请我吃饭，一个非常有钱的人。”

“他头脑中也生了肿瘤？您得给他开刀？”

“我已经给他开过刀了，那是几个星期之前。他身体又好了，想感谢我，所以请我吃饭。”

“他难道没有给过您钱？”

“当然给了，给了很多钱。但是去他家的还有其他许多富翁，我给他们讲我们在这儿是怎样帮助人的，他们就付钱给我，这些钱是给医院的。如果你愿意，我也给他们讲讲你的情况，讲讲我们明天准备为你做手术的情况。”

“明天就动手术？”男孩扑通一下往后倒去。他用那只好眼睛死盯着马蒂斯，然后突然像按住另一只眼睛那样用手也蒙上了这只好眼睛。他的嘴唇在颤动，说不出一句话来。

“托比亚斯？”

“我真的害怕，”男孩小声承认说，“我——我不是很勇敢……”

“嘿，咱们俩做笔生意怎么样？”马蒂斯建议说，“你不再害怕，而我呢，我答应你，你会完全恢复健康的。你总得好好想想吧——一个总是看到叠影的录像游戏发明家会多么有名啊！”

托比亚斯张开捂住那只好眼睛的手指偷偷地看着他，但是不说一句话。

“咱们说定啦？”

男孩垂下双手，也转过那只好眼睛，朝马蒂斯伸了一下舌头，答应说：“一言为定。”

马蒂斯站起身来，双手插入大褂口袋。“就这样。”他转身要走，可是又迟疑了，“你知道吗，我自己也有个儿子，和你差不多一样大。他叫克拉贝，是的，至少大家都这么叫他，不知道为什么。我给你动手术……我会尽心尽力的，就好像是给他动手术一样。我说的意思你明白吗？”

托比亚斯点点头：“我大哭大叫或者什么的，您都不用担心。”

门开了，进来一位女子。她穿着白大褂，纽扣虽然一个个都